

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又有一部网剧反哺电视台。去年的爆款古装网络剧《琉璃》近日登陆江苏卫视，开播后，“琉璃上星”等话题登上热搜榜，热度不减。《琉璃》虽是传统仙侠剧路数，但成毅、袁冰妍这对“初遇夫妇”的爱情故事足以让观众甜到发齁，该剧的视觉效果更是近年国产古装仙侠剧中的佼佼者。《琉璃》目前的豆瓣评分为7.6，口碑不俗。近日，导演尹涛，主演袁冰妍、成毅分别接受了记者采访，解读该剧的拍摄与制作。



《琉璃》不少情节均是仙侠偶像剧传统路数

古装剧《琉璃》登陆江苏卫视

# “初遇夫妇”还会再火一把吗？



袁冰妍饰演褚璇玑



成毅饰演禹司凤



## 袁冰妍想演校园偶像剧

袁冰妍出演过《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凌传》《听雪楼》《将夜》等网剧，但始终不温不火。没想到一部《琉璃》就让她的事业登上一个新台阶。《琉璃》一共拍了162天，这是袁冰妍从业以来拍摄周期最长的一部戏。剧中，她饰演本不懂人间情爱、却对司凤动了情的褚璇玑。她认为这个角色颇有难度：“褚璇玑有十生十世，我相当于演了十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。”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，袁冰妍表示自己已达到与角色融为一体的状态：“每个角色都是我最真实的状态，也把自己性格的一部分拿出来放大。”

袁冰妍最喜欢褚璇玑最初的性格：“她是一个鲜活、有

血有肉、敢爱敢恨的女孩。在剧集前半部分，她是一个天真、干净的女孩，我从来没演过这类型的人物。这个角色也提醒着我，做人不要想太多，单纯真挚的生活是最美好的。”为了演褚璇玑，袁冰妍付出了不少努力：“开拍前，我看了小说、剧本，做了角色分析小传。开拍后，我又跟着导演、武术指导学习，提升角色的饱满度。”

人气大涨半年之后，袁冰妍坦言到现在仍然非常感谢《琉璃》：“这部戏确实让我收获很多。我的演技得到了成长和突破；大家对这部戏的喜爱，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支持。”至于未来的戏路，袁冰妍笑言非常想拍现代校园剧：“从小我就爱看中国台湾的偶像剧，想圆自己的梦想。”

## 成毅自言并非“老干部”

与袁冰妍经历相似，中戏毕业的成毅也在影视圈浮沉了不少年。他因《青云志》的林惊羽、《怒海潜沙》的张起灵而小有名气，直到出演了《琉璃》才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度，人气也扶摇直上。成毅能感受到《琉璃》火爆带来的变化：“家里人都在看，身边的朋友也会跟我说‘我看了你演的那个司凤’。我的作品和角色能被大家看到了，这是最大的收获。”

不少人称赞成毅的打戏行云流水，他坦言背后付出了

不少努力：“我提前跟武术组的老师学习吊威亚、排练打戏、纠正身法，让肢体更敏捷。”在成毅看来，这部戏的表演难度不大，却难在化妆：“每天都要粘头套，太难了。而且我们演的是仙侠剧，每天要仙气飘飘的，所以无论是打戏还是做动作，都不能让头发乱，要保持仪态和自己的发型。”

此前网络曾有传言指成毅拍戏时不看手机，生活习惯像老干部。“老干部”人设几乎成为男明星的走红密码之一，但接受采访时，成毅倒是非常实诚：他并非不看手机，也不是“2G冲浪选手”，只是工作忙碌起来的时候，看手机的时间就会相对减少，“不拍戏的时候，我还是会紧跟社会动态，大家做的事情我也会做”。前段时间，成毅就在微博晒出几对哑铃：“我健身有好几年了，只要坚持锻炼、合理饮食，肯定有所收获。”谈及未来想演的角色，成毅说：“没有尝试过的角色都想去尝试，虽然今年已经是我入行第十年，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”

## 与《香蜜》异曲同工：男女主角陷虐恋

《琉璃》是标准的东方玄幻仙侠剧：该剧根据十四郎小说《琉璃美人煞》改编，讲述天生“六识”残缺的少女褚璇玑(袁冰妍饰)和离泽宫弟子禹司凤(成毅饰)在面临爱情与前世阴谋的双重压力下，携手面对腥风血雨，缔造了一段仙侠传奇的故事。《琉璃》的剧情和人设，与此前的大热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(简称《香蜜》)异曲同工，不少情节是仙侠的传统路数。

## 实景特效相结合，灵感取自《山海经》

虽然剧情略显套路，但《琉璃》的视觉效果为其加分不少。导演尹涛认为《琉璃》的视效“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，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东方文化审美”。他透露，《琉璃》最特别之处在于采用了实景美术与特效相结合的方式，并非单依靠CG(计算机动画)特效。

剧中的世界分为仙界、人界、魔界。在人界实景方面，剧组在拍摄前到了安徽、福建、温州等多地取景；剧中的重要场景——少阳秘境，是在真实山林中拍摄完成的。尹涛介绍：“人界部分最重要的是真实，但同时也不能失了仙气。”因此，制作团队在后期加上了“神龙”特效，给画面增添神秘气息。

仙界方面则强调色彩变化，相比其他仙侠剧，《琉璃》的仙界更明艳。白色为主色调，凸显仙界的干净和纯洁；金色

女主人设方面，“六识”残缺的褚璇玑与《香蜜》里服下陨丹的锦觅颇为相似，最开始是个不知情为何物的“傻白甜”。不过，一旦邂逅命中注定的另一半——“凤凰”禹司凤，她瞬间化身脸皮极厚的恋爱小天才：掉入男神的泡澡盆，她毫不尴尬；为了吃到美食，她舔起男神的手；轻松跪下抱住男神大腿这种事，更是“湿湿碎”……跟《香蜜》的锦觅一样，璇玑的身份自然不如表面那么简单：她的前世是威震三界的魔煞。

男主设方面，《香蜜》的男主角旭凤是拥有凤凰真身的天帝之子，《琉璃》中的禹司凤也是鸟族人，真身是拥有十二羽的金翅鸟，十分罕见。这两位男主角的“追爱之路”同样艰辛：旭凤被不懂爱的锦觅虐得团团转，更一度踏入魔道；禹司凤同样被褚璇玑虐得不轻，他也会进入魔域摸爬滚打，就为了保护爱人。

和蓝色作点缀，金色象征仙界的庄严和权威，蓝色赋予其浪漫和唯美氛围。

魔界则大部分由棚内搭景与CG结合而成，在尹涛看来效果不错：“虽然操作难度非常大，但是拍摄效果非常好，CG与场景的结合是统一而真实的。”

除了“三界”拍摄外，剧中的打斗场面更是极具视觉冲击力。例如在点睛谷簪花大

会上禹司凤与乌童对垒的一幕：禹司凤高高跃起，用强大气力将十几把剑汇成一体。这段打戏是无实物表演，动用特效制作人员多达65人。而全剧累计特效团队人数更超过100人。

此外，瞿如鸟、千年紫狐、火龙、当康、腾蛇等“神兽”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尹涛介绍，《琉璃》的视觉审美体系以《山海经》和传统国画为灵感。

E-mail:hdzp@ycwb.com

# 解不开的结

□王鼎钧[美国]

传说古希腊留下一个用绳子打死的死结，很多名人专程去研究这个结，想亲手解开它，都失败了。亚历山大大帝前往察看，一剑劈开。

电影公司拍摄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，特别设计了这么一个结，绳子很粗，绳结也很大，绳结外面没有绳头，外观很好看，虽然我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会怎么做，但当他一剑劈下去的时候，我还是大吃一惊。

我们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说，中国古代的宋国也有这么两个结，国王悬赏征求解结的人，许多良工巧匠都来应征，没人成功。最后来了一位高手，他先把这个结解开了，再去看第二个结，他对国王说：“前面第一个结是解得开的结，后面这第二个结是解不开的结，既然解不开的结，那就不要去解它。”

我们也听说两个妇人争一个孩子，都说自己是孩子的生母，最后由所罗门王公断，那时候没有办法鉴定亲子关系，所罗门王声称要把孩子劈成两半，两个妇人各得一半，大家一听都傻了……

问题到了中国人手里另是一番谋算。原来“结”分两种，一种可以解开，一种不必解开，从电影上看，古希腊贤者留下的那个绳结根本是一件艺术品，不必解开，亚历山大大帝多此一举。所罗门王要把孩子劈成两半，只是虚声恫吓，心理作战，这一点中国人

很欣赏。若由中国的县太爷主审，依中国旧时风俗，那孩子可以两家共有，他可以有两个父母，可以尽两份孝道，可以继承两份遗产，他生的孩子一个归这一家，一个归那一家。

中国人有一项手工艺品，专门用丝线打结，称为中国结。这种专用的丝线比较粗，文言文称之为“绦”。中国结未必都是球形立体，也可以在平面面上密集编织，组成各种形状，如果是两颗心，叫做同心结，中国诗人吟咏的题材。中国的家庭工艺品自成专门技能，复杂精巧，供女儿家磨炼性情，消耗青春，成为“淑女”。深闺之中，“鸳鸯绣就凭君看”，“劝君莫结同心结，一结同心解不开”，也释放了许多爱情的幻想。这种同心结也是打不开的，象征从一而终，“结”就是目的，就是结果，并非过程手段。这些结也都成了礼物，饰物，信物，最后成为文物。

中国有同心结，西方有“同心

锁”。奥地利的萨尔斯堡有条河，有河就有桥，这座桥不准人车通行，专供世界各地的情侣流连，成为著名的情人桥。张至理先生描述，情侣们都带来一把钢锁锁在桥两边的栏杆上，有些锁上还刻着两个人的名字，象征彼此的爱情坚固永久，然后把钥匙丢进河中。只见千万把大锁迭累累色彩缤纷如同大桥结出来的果实，使人觉得锁比桥重。

可是王羲之、金十三的歌词说：“锁你，锁心，锁不住梦醒。”最后，爱情成为一把生了锈的锁，一颗爱情结石，一种爱情结核，这个结难分难解，亚历山大大也无从下手。在亚历山大看来，同心结、情人锁都是雕虫小技，他认为挥剑劈开那个大结的时候，天下千万个小结都化成灰烬。他听不见旁边有个人低声叨念：哀哉哉哉，你只见宝剑下去一结劈开，看不见宝剑举起一个更大的死结编起来！



春华秋实(国画) □雷志强

## 哦，香雪

□吴远团

娘的发梢上……原来，岭南冬天不下雪是有原因的！

花瓣飘落在水面上，铺开一层薄薄的“雪花”；洒落在烧烤摊的火堆里，升起一阵轻轻的“香烟”。

好香啊！

嗯，我也闻到了！那是怎样的一种香气？刹那间仿佛置身于百果园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各色珍奇水果触手可及，像极了齐天大圣的花果山；又如进入了千年酒窖，玉液琼浆琳琅满目，似乎是一醉千年的穿越；更像来到了美食殿，鲜的、熟的、煎的、煮的，还有咕噜咕噜冒着热气的，疑是走进皇宫的御膳房，引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晃得眼晕，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抓。

沿着香气飘来的方向，看到了冉冉升起的炊烟。好一幅瑶台美景！

顿时感觉山脊上盛开的花朵逊色了许多。花丛下，有另一个热闹的地方更加吸引人。那里被许多人重重包围着，酸的、甜的、香的、辣的，伴随着一阵轻烟，伴随着一阵喧闹，一阵欢声笑语润泽开来。

在这一列美食摊前，不羡瑶台不羡仙，天国幽香比不上人间烟火！

如此美景，如此美食，如此美色，就是天上人间。

## 春到大吉沙

□陈东明

在繁华的黄埔港对面，沉睡百年默默无闻的大吉沙岛变身为旅游生态区，其旖旎风光吸引着各地众多的游客。

大吉沙是个江中岛，是广州唯一需要坐船才能到的小岛，该岛呈番薯状，两头尖中间大，全岛面积共1500亩，周边海岸线长6.02公里，400多人口，属黄埔街道下沙社区管辖。

大吉沙岛北向珠江前航道，东邻黄埔大桥，再远些就是南海神庙、虎门大桥；南为珠江后航道，距黄埔古港仅咫尺之遥；西与黄埔长洲岛(黄埔军校旧址)相望，透过洁净的江面，还能看到广州中心城区高高耸立的“小蛮腰”……这里没有工厂，没有高楼，也没有汽车，有的是丰富的水资源、肥沃的农田和美好的生态环境。

近年来，大吉沙岛修筑了一条约一米多宽漂亮的堤坝，观光绿道纵横交错贯穿整个小岛。全岛种上了油菜花、水稻，并辅以原有的荔枝、龙眼、

杨桃、芒果、石榴、芭蕉等果树，一年四季变得婀娜多姿，风情万种。

春天到来时，鸟语花香、油菜花遍野；秋天收获时，田里金黄的稻谷在微风吹拂下似海浪般起伏；水果成熟时，累累硕果挂枝头……

春天，我来到大吉沙岛观光。

轮渡行驶约十分钟便到达对岸，码头是在小岛的中部。进岛后往右行百余米的堤边，一块面积两平方米的横碑，上写着“大吉沙”几个红色大字赫然在目。堤下低处的农田，左边是连片盛开的油菜花，右边是袁隆平水稻种植田。不少早已到来，穿着各种艳丽衣服的游客在油菜花丛中尽情拍照。只见蝶飞舞，到处一片欢声笑语。

骑上共享单车顺时针环岛绕一周约37分钟。正值油菜花盛开时节，花香扑鼻。一群群白鹤在空中自由飞翔，或在浅滩中觅食。远处，珠江水静静地流淌……

## 故人杨阳

□余永怀

在听到杨阳故去的那一刻，难以置信，忍不住痛哭。一个星期前，他还画了一幅高士隐居图；半个月前，他还微信我，磋商文字中的问题；一个月前，他还和我通电话，说遇到了一个共同的朋友，并约定饭聚时间……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

总是带着微笑的未及耳顺之年的杨阳走了，这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真挚厚道的人。

其实我和杨阳的交往不多，多的是文字往来，但在交往中却总能体味到一种难得的真醇。

记得在见到真人之前，先是看到杨阳一篇写猫的文章，那么温柔细腻，加上名字的误导，以为作者是一位女士。文章的动人处，是将款款深情寄寓于淡淡的字句中，正是高手笔法。果不其然，文如其人，人如其文。

如果在匆匆的街上看到杨阳，他也就是一个老人到中年的老爷们，身材矮胖，头顶微秃，但特别的是说话时带着的江浙口音，一笑起来，眼睛有光。

杨阳在中山医工作，免不了熟人请托帮忙，他十分热心，并且低调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到中山医去。车开到楼下时，大太阳底下，笑眯眯的杨阳已经在车辆的入口处，原来他担心保安不放行，特地下楼来引导我进入。后来有一两次辗转请托，一个电话给杨阳，他都是二话不说，帮忙联系。有一次实在找不到床位了，他提出建议，让病人就近在深圳的医院入住，他负责联系那里的朋友。也许这些对于杨阳来说都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患者来说却是救命之恩。

在认识的十几年里，和杨阳似乎只有过两次聚会，最近的一次也是两年前了吧，三四个人，不同行业，却都是文学中人，谈起来，才知道杨阳对沈从文、汪曾祺情有独钟，怪不得他的文字里有淡淡的士大夫之风。

印象中的杨阳总是干脆利落的，语速快，也抽烟。有一天，杨阳从微信上发了几张水墨画给我，竟然是他的手笔！或枯山瘦水间老者抚琴，或土墙黑瓦旁一树阳春，或池塘柳下系一叶孤舟，都是古代文人雅趣，隐约可见江南风光。也许是在忙碌中抽空作画，杨阳把画作发给我欣赏时往往还没有画题，他都会要我帮他想一个。

记得杨阳说过，还要写一个谈江浙饮食的系列，后来在报纸上陆续看到几篇，笔墨清淡，深致有味。原来，他祖籍浙江，经常回去探望亲人，故园之思，积郁于中，形之于笔。也许这不仅是对故乡风物的萦怀，更有放慢脚步寄寓山水的渴望吧。

文人多深思，但于人事，能像杨阳那样释怀者不多。酒酣耳热之际，说起某人某事，他哈哈大笑：“不必较真。”老夫爱其贤，胡为夺其年？假如杨阳能多活几年，他肯定更愿意盘桓在故乡山水之间，泛舟江上，写出更多潇洒的文章，画出更多豁达的画作。

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想到那个走路带风的杨阳，竟然如山崩倒，即将托体山阿，禁不住悲从中来。但一想到那是每个人的归处，无奈之中，似乎又有点释然，杨阳不过是早走了一步。